

萧军全集

第二卷·小说

内容提要

《第三代》是著名作家萧军在三四十年代撰写的，是继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以二十世纪初叶旧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描写贫苦农民受地主的欺骗、剥削、压迫，以及彼此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描写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当胡子，以及这支胡子队伍的真实生活经历；描写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学生运动面前的欢快情绪。

作品着力刻画井泉龙、林青、汪大辫子、翠屏、刘元、林四姑娘、大环子、焦本荣、田家梅、石竹青、高天青等贫苦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深刻揭露了杨洛中、杨承恩、杨承德、金英、段巡长、徐连长等人凶残、暴虐、奸诈、愚蠢的丑恶嘴脸。胡子头海交、半截塔，以及英国女教徒卜教师、沙俄没落贵族赫列斯达可夫、日本浪人天野大郎等的种种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明朗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文字反映了作者当年的写作特色。



目 录

上 册

第一部

一 冬夜的驼铃	3
二 凌河村的人民	5
三 “生儿莫喜欢”	15
四 沫一般的谣言	26
五 刘元	32
六 “上马容易下马难”	36
七 海交	40
八 翠屏	46
九 杨半城	53
一〇 火场上	58
一一 杨洛中	63
一二 葬	72
一三 一个早晨	81
一四 井泉龙	85

第二部

一五 三人	95
-------------	----



一六	马	108
一七	去掏杨洛中的窝	117
一八	哑巴儿子	125
一九	宣誓	135
二〇	守望	148
二一	“给我寻一把刀”	156
二二	逼上羊角山	169
二三	“给我打死他!”	180

第三部

二四	汪大辫子被释放了	187
二五	林荣	197
二六	音乐的夜	210
二七	宋七月和宋八月	223
二八	寻妻	246
二九	羊角山	261
三〇	下山	274

第四部

三一	杨洛中准备办寿	297
三二	家族之夜	313
三三	汪大辫子去城市	333
三四	寿日	360
三五	井泉龙被捕	389

第一部



一 冬夜的驼铃

驼铃叮……吟……当……啷……夹杂在狗们癫狂了似的吠叫声中,由远而近既温和又端庄地响着。车夫们故意抽响着鞭子,尖声不甚必要地吼叫,骂着各样粗野的言语;呼唤着牲口们各种古怪的名字和绰号,似乎企图想裂碎这夜的安宁,使村庄里睡得正温暖、正香甜的人们清醒一些。

从什么地方呢,第一次的鸡鸣声飘过来,那像从辽阔的海洋的那岸,还是无止尽的森林的深处徐徐响起来的银笛——声音狭窄而悠长;接着,所有的村庄,就全被这声音鱼钩似的贯串起来了。

“呸!贱骨头们……全让鬼抓去吧!……”

等到一切的声音不再那样喧嚣了以后,祖母才向着这声音消逝的方向骂了一句,而后她又开始了从这个屋角到相对的那个屋角来回地踱走起来;如果地上摆设着的什么家具有时障碍了她,她也要站在它们的面前,像对着一个人似的,磨动着秃秃的牙床,鸟雀似的侧转着头:

“全应该烧掉呀!……为什么不烧掉呀?贱东西们!”

她在寻找谁呢?眼睛鹞似的回翔着;又似乎在等待着这些废物们对她这诅骂会有什么回答。——屋子里只有她自己的影子活动地陪伴着她;回答她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吸。

“嗯!嗯!……”

她哼哼着无选择地颓然地坐进了一只椅子的怀里。

从对面的房里,才沉断下去不久的女人的呻叫,又开始接续起来了。它起始是微弱的,断续的,像被困制在多重岩石的缝际委屈回环泻流出来的泉水似的;接着,这声音尖锐得相同电线柱上金属的裸线过度被暴风吹绞着那样,尖锐地响起来了。

“生一个孩子……要这样艰难吗?”不再忍耐了,她来到窗下,厉声



地问着：

“怎样了呀，这样叫？整个的村庄全要叫翻转了，究竟是怎样了呀？究竟……”

屋里面嘈杂和呻唤的声音听得出勉强断落了一个瞬间，回答的却不是呻叫的本人，是林老太。

“怎样了呀？你问过一百遍……这是生孩子呀！……又不是鸡下蛋……为什么你这样性急呀？你生孩子许像吐口痰那样容易吗？我算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祖母困惑了，手抓紧着窗台的边沿支持着身子，她为了表示愤怒照例是空空地切动着自己的秃牙床。接着，屋子里却又是一阵骚乱：“抱住她的腰呀！……不许躺下，不许……”接着就是一声奇拔的尖叫……她——祖母——忘了呼吸，她要沿着窗台的墙壁萎落下来了，周身起着近似癫狂的颤抖：

“让他是个男孩呀！……让他是个大命的人物吧！让他……”

她向天空祈祷着，嘴在开开阖阖，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天空的星们，杂乱地闪动着不安定的光芒；月亮残破地照耀在天西。

婴儿洪亮的啼声听到了，——从远方又银笛似的飘起了第二遍的鸡鸣声。



二 凌河村的人民

冬天,凌河村的农民们,如果遇到天气晴好,再没多大的风,全喜欢从自己的家里活动出来闲走在街上,或是聚集在谁家院墙的前面,在有太阳光最多的地方,蹲下身子;也许把背脊倚靠了墙壁,手交叉地藏在袖筒里,消遣地唾着口水,发挥着各种奇妙的意见,讲谈着各样的事情。如果大家伙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便各自放纵地大笑一场。

这个村庄,没有酒馆,也没有吃茶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吃茶,也不大喜欢吃烧酒。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在冬天,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僵卧着要有趣味些。

为了距离城市太远的缘故,城市里已经成了古旧的故事,在这村庄里,却还照常被人们珍奇地嚼咽着,反刍着,必须要等到另一件较新的事发生才能够替代了它。

“杨家的小寡妇……生了一个崽!这叫做‘遗腹子’呀!哼!他妈的‘私生子’!”朱三麻子抹着鼻子,眼睛细成一条缝,说话并不固定地看着人,他常是悠然地看一看天,或者是向远方连绵的山峰打着超视。

“是个公(男)的吗?”这是汪大辫子。

这人虽然有着过大的头和过大的眼睛,而辫子却是特殊的苗细,相同一条瘦猫的尾巴,毛茸茸地贴挂在脊背后面。他的鼻孔朝天,鼻头相同半片圆肉球,没有根源地平贴在那宽阔的脸幅上。他从来不喜欢谁的话白白浪费在空气里而得不到回答。

“杨家有那样德行哪!……”杨五爷只要一听到无论有谁提到关于杨氏族中什么事,他总是耳朵尖起来,如今他更接近一点捱近汪大辫子,从衣襟上把佩悬着的银胡梳,拿在手里,细致而经意地开始梳理



着自己那白色的菱角式的胡须。——他身上那羊皮的大坎肩更显得破败了，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显露出羊皮的光板，已经发了黑色，还有点闪光……可是在人的眼睛里，他的胡子却总是那样特殊地整齐，好像从来没有一根曾经错乱过自己原来的位置。他接着说：“……我说的满不算……让你们说，这不得德行……得什么？我们的二奶奶……娘家是什么样的根源？……”

杨五爷总喜欢述说别人的根源，更是关于杨春二奶奶的根源。这是一位专喜欢讲别人的高贵来增加自己光辉的人。

“好德行！根源好……就能生好子弟？……狼、狐狸……可全是……全是什么种生什么崽……差不了……人……哼！谁知道人？”汪大辫子用他的惯于说俏皮话和专喜欢同别人抬杠的哑嗓子，固执地回答着。说话的时候，他还总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额头，像是故意挺露向前面，一只要准备决斗的公牛似的，毫不转动地瞪起那大眼睛——眼尾有点斜上。

杨五爷从他的面前退开了一步，加紧捻弄着另一只手里的珠串说：

“大辫子……你怎么什么事全喜欢和人不一样哪？……年轻的人……应该学随和一点……才有出息！……”

风把杨五爷的胡须摆乱了，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经揣进怀里的银胡梳：“……真的……年轻的人，是应该得和气点……比方你爹就不这样……”

还不等杨五爷把话交代完，汪大辫子从背后把辫子一手掳过来安置在胸前说：“我爹是我爹……我不是我吗？……你能够说一只狐狸是一只兔子吗？……早先是大清国，有皇上……现在还改了大总统哪！……”

“我的话……不过是这样说一说……听不听由你！……”杨五爷从汪大辫子的身边离开了，又接近了宋七月，“你说是不是？……要孩子好……总得有好根源……根源不好……就不能有发达的指望……”

宋七月半同意地点一点他的秃头，并没有言语。从围聚着朱三麻子和汪大辫子的人群却腾起了一阵哄笑，人们的眼线也全向杨五爷这面集中过来。其余的人们也开始遭了引诱，从自己原来立着，或是蹲的地方，虫似的蠕动过来，脸上作着要笑的准备，尖起了耳朵。从什么地方呢，滚转出来一团孩子，吵叫，忙乱，企图要从人和人的缝隙中钻到更前面。



“妈的——乱钻什么呀？”

孩子们挨了大人的耳光，并不灰心，吐一吐舌头，再开始寻找第二条路……最终在这人环的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们。被围绕着的朱三麻子脸上的天花斑正发散着光辉：

“……城里大街上点的灯……全不用人点……一到天黑……它自己就会亮啦……也不用添油……你说他妈的神不神？那些个灯……全像茄子似的倒挂着……火车也不用马拉……它就会跑……要站住就站住……也不用人吆喝……”

“这不能信呀……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儿……不能信……”一个曾参加过“义和团”的老英雄井泉龙伸一伸拳头截断了朱三麻子的话头，“不能信呀……洋鬼子挖了我国人的心……我亲眼见过……拘了我国人的魂灵……逼着他们点灯，推车……我的肉眼看不见……哼！若有我们底祖师爷……一看就知道了……看吧，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的心就要被挖净了……还要把魂灵成车成车地运到外国去啦！……替他们推车，点灯——去，去，小孩子不要听这些，……你们这些小崽子们的心，……将来全得教鬼子挖净了呀！……全得……”

他开始驱逐着小孩子们了，他又好像回复了几多年前，头上缠着红布……向洋鬼子们开战时候的英雄。——眼睛圆起来抖擞着银白的胡须……

“洋鬼子进过北京城？……这些驱使魂灵的方法……全是从我国的国库里偷去的呀！……三国上诸葛亮的三卷天书……姜子牙的杏黄旗，……还有，……全落在鬼子的手里了。还有……”

井泉龙为的要想寻找证明，用眼睛在这人环内外旋动着，为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强壮，一只手捋着那时时要飘动起来的白胡须；一只手的大拇指还翘起来。

“杨五爷……”他在人群中终于寻到了胡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伙计，“杨五爷他见过……你们这些黄嘴丫还没退尽的孩子们……妈妈怕还没生你们哪！……你们问一问杨五爷……他见过……我们那时候……哈哈……他们族中的……二奶奶，若不是为了年头乱……能嫁到这儿来吗？现在怎么？听说也生了孙子了？……人真是……噁噁，这些小东西们……生得该多么快呀？一转眼……全像雨后蘑菇似的……就冒出土来——”

“你是蘑菇……你是老蘑菇……”孩子们喧叫着，笑着，向井泉龙



钻过来，要拔他的胡须。青年和壮年一点的嚷叫着助威：“拔他的胡子……叫他请黄天霸下来，……不——请张飞……哇呀呀地叫……——不，要猪八戒，呀，——还是孙悟空呀……”

井泉龙扭着每个孩子的耳朵把他们扯开去，可是孩子们是潮浪一般的无止息，推开又回来，……还在不断地加增着新的……老英雄终于遭了围困。

朱三麻子为了这老头打断他的故事，以致他被遭了遗忘，要报复，他比孩子们几乎叫得更尖锐：

“小家伙们……不要退……上呀……上呀……扭他的胡子……要他装孙悟空给我们耍一套‘金箍棒’……”

杨五爷知礼地，一面摆着手调解；一面还是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胡子。可是他这调解没有什么用处，连自己全像一粒沙似的，被这潮浪戏弄似的推移着了……他叫：“这对老年人是不成样子的呀！……这……”

“小蘑菇们……不要闹了……林老头给你们来拉胡琴啦！……老林——”

井泉龙向林青和杨三来的方向招着手叫着：“老林……救一救吧！……老英雄受困了——”

老林青的样子似乎并没听到这声音，胡琴挟在一条臂下；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些冬天的干菜蔬，一只装满了酒的酒瓶，还有一只活公鸡。他和杨三前后地行走着，他们好像各自在思索着什么；林青的头有点发软地勾垂到胸前，脚步也近乎有一点空茫，这不是他平常的样子。杨三却还没什么改变——昂起着尖锐的小鹰鼻，身子一条柱似的挺直着，胸脯凸出，总像一只要寻找决斗似的小公鸡。

凌河村位置在山脚下一带断崖的上面，崖下面便是凌河。如今河水完全冻结，在太阳下面抖闪着眩惑人眼的光芒。每处山阴遗下来的积雪，看不出变更；山头和河滩全是光秃秃地再也看不到了那夏天绿绿的茸毛。自从凌河喑哑了它的骚鸣，整个的凌河村就变得孤独和落寞，真是成了一条冬眠的虫。

——啊，这又算是一代！

老林青看一看苗长的、标挺地走近他身边的杨三，想到了女儿这新生的孩子，不能自制地就滑想到自己的儿时，轻轻地发了一声喟叹。他熟悉这所有的山头和河流：那几座山头是他所常常爬走的；那几段河流在夏天是他和一些牧羊的同伴们洗澡和洗羊的地方……坐在山



坡光平的石头上，他拉着胡琴，同伴们唱着山歌，山谷起着酬答。……那几块田地是他所耕耘过的；那里的水草茂盛，那里的林子容易藏着熊和狼，那里的……这全和昨天相似啊！他熟悉这凌河村，相同熟悉他的胡琴上的每条琴弦。

——真是和昨天一样啊！

他轻轻地用那挟着胡琴的一只小手捻转着胡子的尖梢，起始一种温和的陶醉，柔软的生了绒毛的小虫似的感情轻轻地贯穿着他的每颗心孔窍，久了，人不能忍受，他要笑，终于咯咯地笑出了声音。

“你总是这样乐！”杨三一半是叹息，一半在赞成着林青的笑，侧过脸来对着这老人那被冻得发了红的小尖鼻子微笑着说。

“唔……这里堆这些人哪……”林青惊讶地望向那人群。

“林青——救一救呀——”他——林青——看见井泉龙被孩子们围困在核心，也注意到了井泉龙那呼救的叫声。——他又乐了。

“老林头——”

“‘乐不够’——”

“‘胡椒粒’——”

老林青的绰号像天上的星那般多，孩子们，小伙子，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们……总是按着自己所喜欢的，或者是自己所发明的来叫他。人接待他总是相同接待春天；他对于人是一颗磨刀的石头，只要接近他，无论是覆盖得怎么厚和坚实的泥锈，他总会使这铁放出它应该有的亮和光。

“到那里去呀？到女儿家里？”

“到女儿家里去，你们不去吗？看看我的外甥……喂！老家伙……你怎么惹起他们？”

井泉龙已经被孩子们拖倒了……

“把你的酒……就在这里喝了吧？……”当人们开始拥过来，孩子们才放了井泉龙，开始在老林青的手里来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有的开始拔着公鸡的翎毛。

“这哪成呀？”林青旋转身子躲闪着，孩子们也跟着旋转，“活着就拔毛？”公鸡嘎叫着，老林青的小尖鼻子变得更红，更尖锐，“小东西们……不能这样做呀！这样……我的胡琴要被你们挤碎了！……”

“拉胡琴——”孩子们这简直是在命令，“让他给我们拉一段胡琴……放他走……”

壮年人分别地约束住了孩子们，把老林青安坐在人家门边一块石



头上，别人替他抱了公鸡，拿了菜蔬，接了酒瓶……老林青先悠长地叹息了一口，四外看了看围着他的长短不等的人群：——孩子们贪吃似的张着嘴；大人们却静穆地把眼线集中向他正在调整着琴弦的手，如果有谁偶然破坏这统一，人们的眼睛便会残酷地集中到他，或者是咳着恶意的嗽声。

琴音像似慑服了这整个村庄和人群，孩子们沿着嘴角流着涎水；大人们慢慢地温柔地闭上了眼睛……

老林青的头勾垂着，他把整部的灵魂和呼吸全搅荡在这琴声里。这拉的应该不是胡琴，发出的声音不是胡琴的声音：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条神经纤维，是他的每条神经纤维在震响。……公鸡在别人的怀抱中安稳地阖闭了眼睛，它不知道在这琴声终了的时候，便是自己生命终结的开始。

“老伯……够了吧？应该去看一看生产的人——”

这是谁呢？人全被这声音激怒了，但胡琴的声音却还没有终止下来。

“滚开……把你扔下崖子去……填冰窟——”

“他不能再拉下去——”

起始发言的人更固执地提高了他的声音，林青像才从一个悠远梦幻的旅程里奔波回来，脚步还没有放牢，便停止了手里琴弓的抽动。

“这是谁呀？”

从人群闪开的裂缝中，人们看见了挺立在他们面前的杨三。

“小伙子……为什么这样性急？”林青微笑地望着杨三那闪光的小眼睛。

“等得你这样久啊！……你还是不肯住手，……你总是这样……”

“好，就走，我们就走……拿过我们的鸡来……喂！——酒瓶为什么干了？”

人们腾起破裂的笑声，叫着：

“就这样不成……再拉一段……还得唱一段……我们把喝了的酒……一滴不少还给你，另外还送一只鸡和两瓶酒……算贺你的外甥……”

“再拉一段——”叫声随着人群的推动，把林青和杨三之间又给隔离开了。

林青从来是喜欢自己的听者的，他不忍拒绝了他们，在嘴里虽然像抱怨似的在咕噜着，他的手指却终于又按上了胡琴弦。



“把杨三也拉进来……今天非得也叫他唱一段不可……懂了吗？今天非得叫他唱一段……”

汪大辫子把酒抢喝得太多了，说话的时候，舌头常常起着阻拦。

杨三被挤进了人群，立在林青的旁边，他和林青对比起来，老林青相同一株过于低矮的有了年代的小松树；杨三却是一条过于苗细的穿天杨似的，正在弹力地生长着。

杨三的一只眼尾有点向上歪斜，笑起来就形成一条迷人的缝；有着蒙古人式的颊骨和一张很好看弯曲得像女人似的嘴，一具微微有点勾曲的小鹰鼻。在他发笑的时候，人只能从唇外看到他一排白白的牙齿的尖梢，辫子已经剪掉了，头发齐到脖子后，轻轻地被风动荡着。

“今天不能唱——”他静静地，但却是固执的。

“不唱不放你走——”

“我自己要走就走……”

人们没有言语了。平常人们知道当杨三固执起来，即使是皇上的圣旨也不会有什么效力。

“那么……还是老林拉一段胡琴吧……”有人这样提议，意思要和解了这僵起来的局面。

“杨三……你这小家伙……放和气点……小白蛇^①……”人群后面谁在玩笑反而是谨慎地说着。

正月里村庄里扮秧歌，杨三总是扮白蛇的。戴着大沿的有珠穗的凉帽，满身穿着白绫绸的衫裙，背上交插着两支柄上系坠着大绸球的银色的剑，扭起来人像白蝴蝶似的飘飞着，这癫狂了所有村庄里的姑娘们。

“改日见吧……好伙计们……今天有事……”杨三从林青的手中拿过了胡琴，眼睛眯着微笑地看了看周围的人们继续斩截地说道，“今天有事——”

他架起了老林青的胳膊准备要走，人们却并不为他们闪路：

“告诉我们……那孩子好吗？”

“为什么不好？”

“好就好吧……但不知道他像谁？长大也教他学着唱白蛇——”

朱三麻子说完冷峭地笑着眼睛，这使杨三爱俏的脸，显明地起了

① 白蛇就是民间故事中的白娘子。



涨红：

“……不论像谁……他万不会有麻子吧？”

遭了羞辱的朱三麻子被人们的哄笑蒸腾似的激怒了，他点一点头说：

“杨三好，——”他切动了一下牙齿，“你不要这样……早晚你会认识我……”

“麻子哥……烧碎了你的骨头！……我全认得你的灰……瞧着你的就是了——”

“是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好吧？……”

两个全是这村中出名的射手和有力者，但平时彼此却蔑视着。人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之间谁的手再毒狠些就会把谁消灭掉。

朱三麻子是杨洛中得意的炮手，杨洛中是凌河村杨氏族中的族长。

杨三当过兵，也当过炮手，有时也会很久不回村中来到什么地方去浮荡或赌钱……他不常隐瞒什么。

“买卖好呀？”人问他。

“对付着活吧……”

人没有看见过他有过多余的钱，也没故意穿过好衣裳。在农忙的时候他也耕田，在耕到中间不高兴的时候，他也许放下镰刀或锄头就走。他从来不向田主说一声，也从来不和他所不喜欢的姑娘们说闲话。姑娘们全是喜欢他，不喜欢朱三。全说：

“嫁了杨三……受穷也甘愿……吃口冷水也是甜的呀！……”

除开和林青的女儿——那是他族中的嫂嫂——人们公开地知道了这关系以外，他从来没称说过谁家的姑娘。

“杨三这小子……闹得有点不是样！”

当杨三和老林青离得远一些了，杨五爷捋顺着每根胡子，带点感伤味地说。其余的人们却沉默地望向那两条高低不同的背影——走去了。

“年轻的……总得像这样才对哪！……比方我年轻……就比我的爹厉害多了！……我要去打洋鬼子他哭着要先割自己脑袋……不管他……我还是去干了‘义和团’……他的脑袋也没舍得就割下来……还是一直等到躺在炕上……好好的咽了最后一口气。年轻的人总得要这样！我说……”

井泉龙竖起拳头，翘开拇指称赞着杨三。



“你不能这样夸奖一个人……他上山打兔子还不如我咧……”汪大辫子拐着他那不甚灵便的身子又出现在人环的当中。

“他那样的枪法……也配……就是有吊姑娘的本事，早晚要有天……”朱三麻子拍一拍身子，表示自己准备要走不屑再听下去。

“朱老三还是讲城里新闻吧！……”

有谁留住了他。

杨三和林青捱得虽然那样地靠近，两个人起始却全是沉默着的。

林青一时看看那空了的酒瓶；一时又提拎提拎手里的菜蔬和公鸡，他们全好像忘了后面的人群。在快要转过一处墙角的时候，林青为的要证明那些人们是不是还在那里，回头望了望——别的人们全不怎样清楚了，只是站在一些人们前排的老“义和团”井泉龙（村中人们全这样称呼他）还是特殊地耸着他那高大的身材，两只手臂横插在腰间，被风拂荡着的白胡子，一丛倒垂的缨毛似的依然可以看得很真切。

“这家伙也够岁数了啊！”林青叹息着点一点那头发存留得不多的小脑袋。

“你的胡须也快了……还忙吗？”

杨三一半是嘲弄地，一半是爱抚地摸一摸老林青的胡子说。

“哪！我们到了那样的年纪……怎能比他呀？他是一头不要脸的公牛！活得这样长远，……还是那样强壮！——你们青年小伙子……一转眼……只要一转眼，嘴巴上的毛，就会冒得我和他那样地长呀！……‘少年莫笑白头翁！’……”

这惹起了杨三一阵破格的高笑，挥舞着手里的胡琴。

“还这样孩子似的笑呀！”林青安详地看着这个青年人，“我的姑娘全生了孩子了！……”

“人为什么不该生孩子呢？”杨三说着，还没能够完全收敛起笑容。

“她是寡妇呀！……人要怎么说？谁信这是‘遗腹子’呢？嗯？你说……”

“谁爱信不信——猪不是全可以自由生崽子吗？寡妇生孩子有什么稀奇？”杨三脸上的笑容完全不见了，忽然竟臬鸟似的笑起来了。这使老林青有点惊愕和窘迫，眼睛翻上来，注意地看着杨三的脸——他是那样傲岸地高高地仰着自己的头，眼睛不是在故意注视什么，为了笑的缘故，在那只微微有点上斜的眼尾的地方不甚明显地堆积了一些很直爽的折纹；左面一只耳朵的垂上，有着一颗大黑痣，那上面还有一根曲卷的大毫毛——这全是林青所熟悉的。



“人，全会想到他们的老，连你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从来不这样想呀？”杨三低低地说。

“你还没有到应该想的时候……我在你这年纪也是一样，啊！谁能想到这一些哪！”

“我很喜欢‘义和团’那老头……”

“哼！年轻的时候，连姑娘们全喜欢他……你知道，姑娘们全喜欢好汉的呀……比方我的姑娘……她为什么喜欢你？……”

“我也并不是好汉……”杨三勉强咬锁住这一次要腾起来的笑声，轻轻地摆着头。老林青心里想着：自己为什么一时浑迷了心窍，把女儿竟配给了那样一个病痨虫？——他指的是女儿在不久以前死去的丈夫。

“你要进去？”来到了杨家的门前，林青警告着杨三，“那老虫，她看到你……会和你啰嗦，……”

“你自己进去就是啦，不要说我跟了你来。我自己在墙外偷偷听一听那孩子的哭就行了！……告诉你女儿……好好关心自己的身子，……我杨三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总要对得过她，……不用凭天起什么誓——”

杨三开始垂下了头，用手指尖拨弄就近矮墙头上的泥土，把胡琴给了林青。

“我嘱咐你……此后，你不要和朱三麻子这些人计较长短……他们是作奴才的……有好主人……会搬弄是非……”

当林青转入了弄口，还在嘱咐着杨三，杨三向他摆摆手，林青才一直转进了大门。